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 新世纪“西游”题材文学 改编电影的审美演变

■文/魏李梅 孙倩倩

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创作者对于文学经典《西游记》的影视改编从未间断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后现代主义风靡一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合谋致使之前推崇的精英文化退至边缘地带,而大众文化日渐盛行,对经典文学的改编拥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不难发现,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游”改编系列电影在影视领域可谓百花齐放,也让这部经典之作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一、解构经典叙事文本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拥有着巨大的文学价值和IP改编潜力,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多元化价值体系中用影像谱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对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

小说《西游记》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学母本,是影视改编重要的母题范本。从1927年的《盘丝洞》到1964年的《大闹天宫》再到1986年央视版热播的电视剧《西游记》,早期关于西游改编的影视剧已在中国蔚然成风,基本上是对原著小说的模仿与遵循。而后来创作的西游改编更多的是对经典文本的颠覆与解构。某种程度上来说,从解构的角度看,开启《西游记》电影改编热潮和轰动的是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这部系列电影在完全架空原著叙事框架下塑造了以“爱情悲剧”为主题的西游电影,彻底背离了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范式。无论是从改编对象还是影像表达方面都彻底颠覆了经典文本的叙事内核,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凸显出全新的影像面貌。纵使上映伊始《大话西游》呈现的无厘头解构风格遭到了业内人士的口诛笔伐,但不乏成为目前影视界讨论最多的改编范例。新世纪以来,《大话西游》的大获成功使得无数影视制作者趋利而来,围绕“西游”影像进行再生产,比如《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以及《大话西游》的衍生电影《大话西游3》。这些改编电影与原著文本不同的是都通过戏谑搞笑的语言、情节解构了经典权威,将具有教化意义的人生哲理变得通俗化,然而其核心思想传达的依然是“一种被规训、被教化、屈于体制的价值理念,但不可否定的是,这类改编影片也赋予了原著和经典再生的价值。

## 二、建构现代影像精神

直到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才让我们见证了新时代下西游电影的影像文化内核,向人们传达一种不服输、不屈于命运、找寻自我的影像精神。该时期的改编电影结合了早期传统忠实于原著改编和大话年代的西游改编,生发了新时代“提取原著某一点进行重新虚构和再度建构”,彰显了新时代下的主流价值观。如果说《大话西游》重新解构了《西游记》,那么《悟空传》则重新解构了《大话西游》,通过影像再生产实现了对正统体制的一种另类回归。比如影片《悟空传》中孙悟空的持续反抗的目的并不是去呈现宿命论带来的悲剧现实,而是通过这种反抗的过程表达“涅槃重生”、“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理念,试图为现实世界中迷茫的年轻人找寻救赎的出路。既对抗了传统体制的糟粕,又将这一战斗赋予浪漫主义色彩,回归了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是理想的一种超越。

从早期传统的改编电影到大话时代的改编电影再到两者改编体系相结合的改编证明了在解构经典文本内核、挑战传统权威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主流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植入了自我救赎、成长蜕变的新时代精神品格。《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悟空传》等影片的主体人物在不断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主动实现自我救赎,回归传统体制,但这种回归与大话时代的回归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无厘头的表象上传达一种被规训、被教化并逐渐屈于体制的价值理念,建构出一种理性的主流价值观;而后者是在理性的主流价值观下传达一种个体

成长蜕变、渴望在集体中获得身份认同的精神理念,重构出新时代下的主流意识观念。

## 三、从解构到建构折射文化变迁

经典文学名著往往刻有它产出时代的烙印,而以之为蓝本改编成的电影在影像审美表达上则自然带有改编年代的时代特色。因此把“西游”改编电影作为一个典型样态则可以发现,不同时代西游改编影像的话语变化折射出电影背后不同时代的文化变迁。

新世纪以来,各种新理论、新思潮如雨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并对中国的影像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像艺术日盛。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其本身肩负着传达主流文化和时代价值观念的重任,同时客观上也会折射出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西游”影像的再生产作为一个改编典型样本体现了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文化指向,从主题、语言风格等呈现出可映射出影片背后文化的变迁。以《大话西游》为例,1995年上映之初的两年,市场上对它无厘头风格并不接受,批评之声众多。而到了新世纪,曾经遭到众人指责的《大话西游》又重获大众喜爱并多次在内地重映,被学术界称之为“后现代的经典之作”。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后现代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密不可分,同时也说明当今的社会关系、政治文化、人民需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时代的流行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中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作为二次创作的改编电影能够更鲜明地反映出影像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新时代,随着对《大话西游》改编热潮的褪去以及影片同质化现象频出,观众对解构权威、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像表达产生了审美疲劳,所以改编者不再一味地解构经典文本,而是糅合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走向多元文化。而“西游”改编电影的主题也相应地更加丰富和多元,比如传达普适人文关怀、找寻自我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彰显个性精神、反抗传统体制的《悟空传》;消弭了善与恶界限的《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西游记之女儿国》则展现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故事。这些多姿多彩的“西游”改编电影不同主题意向的出现反映出新时代以来人们对不同思想文化愈加包容开放的心态。

总之,从“西游”改编的后作可以明显看出改编电影影像审美表达背后的文化转变。即从人们推崇的大众文化逐渐走向了多元文化,并在解构经典文本内核上自觉融入新时代的主流文化,在商业片的文化表达上呈现出主流化乃至国家化的倾向,从而使改编电影既有商业娱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向观众传达了主流价值观,到达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娱乐奇观的平衡,即主旋律与多样性的统一。

时至今日,《西游记》改编电影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好莱坞,对“西游”题材的改编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改编,“西游”影像始终存在两个基点,即“变”与“不变”。“变”是“西游”改编电影在不同时代下被创作者赋予新的思想和价值内涵,始终体现着现代性改编思维,改变了过去师徒关系的不平等,打破了善与恶的明确界限,消弭了人物的二元对立关系,甚至在近年的改编电影中植入了自我救赎、成长蜕变的精神品格。“不变”则是“西游”影像所传达的精神内核一直是人们要历经苦难才能获得圆满以及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摆脱束缚的本能特质。由此可见,在经典文本改编中应该建立一种成熟的影视改编体系,即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中不能纯粹地解构和建构,而是在解构中植入能够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关键点,在建构中创作符合我国主流价值观和精神文化导向的优秀电影。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电影化传播研究”(17BZW164)阶段性成果。

# 《交换人生》:换身喜剧的得与失

■文/杨 鸽

在2023年春节档的七部影片中,《交换人生》是唯一一部合家欢类型的喜剧。春节档刚刚启幕之时,有评论预测《交换人生》是否会成为像《你好,李焕英》一样的“黑马”。影片目前上映近一个月,票房不足4亿。作为春节档“刚需”喜剧,《交换人生》虽然没能复刻《你好,李焕英》的成功,但也以其朴实、真诚的感情故事击中了部分观众的内心。

## 身体互换与自我认同

《交换人生》采用了一种并不罕见的奇幻设定——身体/灵魂/身份互换。影片中,十八岁的少年陆小谷意外与中年律师仲达交换了身体,由此交换了两者的人生。陆小谷通过仲达的身体脱离拥挤的弄堂,追求喜欢的女生;而仲达则借由陆小谷的身体躲避自己作为黑心律师的麻烦事情。错位产生幽默,喜剧就是犯错。互换身份以其天然的戏剧性,奠定了《交换人生》的喜剧基础。

这类喜剧的奇幻设定并不要求前置逻辑,重要的是设定之后的故事发展与喜剧效果。《交换人生》中,陆小谷在超现实的车祸进入他自己的游乐园空间,由此获得许愿机达成换身愿望。游乐园空间显然映射陆小谷的童年。童年时期对于长大的渴望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面对少年时的烦恼,我们难免想要通过“长大”来解决困难。而《交换人生》将这种渴望外化,陆小谷对于爱情的向往是这种成年渴望的一部分,在他眼中的仲达事业有成、人生圆满,因此才有资格成为他的暗恋女神金好的男朋友。未曾体验之前,少年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原本拥有的或许比外表光鲜的成年人多得多。直到自身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一个“外人”,才能觉察到他习以为常的日常是多么珍贵。

陆小谷换身为仲达后感受到了家的失去,而仲达则是换身后体会到了家的拥有。从仲达的视角来看,陆小谷一家恰是

他想象中的“家”的实现——慈祥和蔼的奶奶、恩爱善良的父母、可爱活泼的妹妹。换身为仲达而言,是认清自己对朴实亲情的渴望。而陆小谷则是通过与仲达的身份交换,意识到了他原本想要逃离的逼仄家庭环境自有其温情与感动,从而最终完成了他的自我认同以及与家庭的和解。影片以此应和了其主题“家最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雷佳音的表演游刃有余,虽为中年人,但他将拥有少年灵魂的状态表现得恰如其分。在没有特效加持的情况下,通过肢体、语言、表情等细节调整,使观众区分开换身前后的同一张脸是不同的两个人——角色的易位极大增加了演员的表演难度,这也是换身喜剧吸引观众的基础之一。

## 类型杂糅、表意模糊

在结合影片身份互换设定的前提下,我们将影片的主题定义为主人公如何完成对家的认识和自我认同。事实上,影片在试图展现爱情、亲情、友情与个人梦想的同时,还夹杂着关于阿尔兹海默症、老年人被诈骗等社会议题的讨论。我们首先应当肯定《交换人生》对于社会议题的探讨。但从这个角度而言,影片的类型或许稍显杂糅。

我们将《交换人生》与其导演苏伦的上一部作品《超时空同居》作对比,前者以喜剧、家庭、奇幻为标签,后者则以喜剧、爱情、奇幻为标签,两者类型区别于家庭与爱情。《超时空同居》借由奇幻外壳讲述了一个机缘巧合的爱情故事,虽然故事略显俗套,但类型从未游移。而《交换人生》的家庭喜剧定位在影片着重描写陆小谷如何追逐爱情的时候显得模糊不清,此时影片更像一部爱情喜剧,而这段情节所承担的叙事功能是完善仲达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环境。影片在涉及金好妈妈如何面对老年人被诈骗的问题时,又仿佛添了点喜剧元素的剧情片,换

身与否在金好与母亲的剧情中成为了不太重要的背景板。

《交换人生》定位就不是爆笑喜剧,从其宣发方向来看,影片主打温情向轻喜剧。因此,情感共鸣才是影片的制胜之道。主题繁杂意味着表意模糊,所有感情均有表现则意味着每一种感情的描写可能都不够深入,其动人程度自然大打折扣。当110分钟的观影仿佛走马观花时,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或许是很难对其中的某个主题深刻共情。

值得一提的是,《交换人生》是七部春节档电影中唯一一部由女导演创作的电影。这原本增加了作为女性的我个人对影片的期待。当然,性别不应成为创作表达的限制。但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与母女关系虽然同为亲子关系,却必然有其差别之处。而男女对于家/家庭的理解应当也是有差别的。一部电影的创作或多或少隐含着创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在当前主流男性叙事的创作环境之下,我确实非常期待有更多的女性创作者能以作品展现其个人经验。

## “喜剧+”与“+喜剧”

优秀的喜剧绝对不止于娱乐。《交换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出寓言故事——换身之后的奇妙经历,不正是场寻回自我的旅程吗?换身的本质恰是为了与自身达成和解。

当下电影创作愈发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喜剧作为重要的类型片,越来越成熟地融合着其他类型元素以丰富自身,《交换人生》本身就是“喜剧+”作品,奇幻设定是其创作基础;同时,喜剧作为类型元素,也越来越多地融合进其他类型电影的创作中,从《独行月球》到《满江红》,“+喜剧”越来越多地成为了票房的灵丹妙药。市场是检验创作的标尺。在保证影片基本质量的前提下,或许提高影片兼容性能成为赢得更多观众喜爱的可行方法。

# 生活的喜剧色彩 ——简述电影《白头小书记》的艺术特色

■文/蒋辉月

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推出的“青年导演计划”可谓硕果累累。前有刘江江凭借《人生大事》2022年获得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后有青年导演刘涛的《白头小书记》在CCTV-6晚黄金时段播出,取得电影频道同时段全国收视排名第二名的成绩。刘涛为了讲好这个故事,多次到保定阜平、张家口张北等地采风,和当地的基层干部充分交流接触,才有了“李福泽”这个乡党委书记的形象。影片的故事性、艺术性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 主题思想丰富多元

《白头小书记》讲述了基层干部李福泽的一段工作经历,除了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还展示生活意义、人生抉择等丰富的主题思想。李福泽每天应对着村民的许多问题矛盾,有些甚至不应该由他亲自解决,但他觉得只要是为了村民们好,再小的事儿也是事儿。为了让贫困户杨二炮脱贫摘帽,他想尽办法,使杨二炮正确认识自我,重新拥有人的尊严,引导他自立自强,用影像阐释了“扶贫先扶志”的主题思想。还有人生抉择的主题,李福泽面对年薪50万的高薪工作的诱惑,产生了思想动摇,但“想把事儿干好”这一朴素的价值观,让他不断地拖延离开的时间。在经历了解决垃圾转运问题、媒体舆论压力等一系列事件后,他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毅然放弃了北京的高薪聘请。他领悟到,人生的价值不只体现在能挣多少钱上,而是个人能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己的努力如果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一些,哪怕只是一点点,人生也充满了意义。

鲜活复杂的人物形象服务于影片主题的多义和多义。李福泽这一人物形象突破了以往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的干部形象,从说话办事到穿衣打扮,都更接地气。饰演李福泽的青年演员孙仲秋曾因《最美的青春》中饰演隋志超一角让广大观众熟知,为了体验生活,他在那台沙河跟随当地干部同吃同住,充分把握角色的性格特征。影片以年轻气盛的抓耳挠腮代替了眉头深

锁的人物面部特写,以幽默讽刺的调侃代替标语口号式的政策图解,表现了年轻干部强劲的活力、乐观的心态、幽默的性格、豁达的胸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

影片中那场记者招待会,是对前面各种矛盾冲突的解决,如一个最终的审判。李福泽在村民的鼓励和支持下,成功战胜了心理障碍,获得表达和展示的自由。种种误解在公众视野下一一揭开,尤其是胖婶的女儿关键时刻站出来说出真相,在村民对胖婶的嘲笑和指责中正义力量得到彰显,善良战胜丑恶,达到了批判的效果。

## 彰显喜剧精神内核

脱贫攻坚题材的电影大多侧重于塑造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的崇高形象,着意刻画人物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负重前行的责任担当,侧重于渲染悲苦和沉重的影片氛围。而《白头小书记》的一大特色,是将反映基层干部的主旋律电影赋予幽默诙谐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喜剧艺术“寓庄于谐”、悲苦艰难寓于生动鲜活之中,欢笑苦累、气愤感动、委屈理解等感受相辅相成。小书记为工作付出的心血,不做煽情式的渲染,只以照片中黑头发和现实中少白头的对比暗示他的劳心费力。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的目的就是批判,虽然以可笑的形式出现,观众却在笑过之后体会到隽永的意味,陷入深层次的思考。影片开头以近乎闹剧的形式叙述胖婶儿假自杀、污蔑自己的亲女儿,有喜剧的夸张成分,用诙谐讽刺的人物对话奠定了整部影片的风格和基调。后面揭示胖婶儿为了20万逼女儿辍学结婚,还诬告李福泽,胖婶儿可谓丑态百出,还有两个假记者坑蒙拐骗的丑态,各级干部面对问题推诿扯皮的丑态,贫困户好吃懒做、不思进取的丑态,都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李福泽追赶两个骗子的场景等,充分利用“误会”设计情节,达到喜剧效果。

## 叙事技巧娴熟

该片具有观赏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叙事技巧。主旋律电影最怕的就是开篇就见到结局。影片以倒叙形式开篇,以各种告状信、派出所的问询作为引子,引出第一条叙事线索。多条线索贯穿始终,层层悬念、前后照应,巧妙地将这些线索整合到了一起,交叉进行,使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如胖婶想包办女儿的婚姻线索,农村垃圾处理线索,假记者行骗线索,李福泽的爱情和工作去留的线索,贫困户脱贫的线索等,每个线索都设置悬念,随着叙事的展开,逐步揭示真相。前面不少嬉笑怒骂,后面也不乏感人至深,最终呈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

《白头小书记》前半部分闲,后半部分收,如前面闹着让他解决分家的事儿,甚至解决鸡不下蛋的事儿。后面有个出人意料的情节反转,原来这些“找茬儿”是村民想感谢他的特殊表达方式,这种结构和情节安排,善用倒错和自相矛盾的技巧来显示真实,给观众陌生感和新奇感。还有一个意象贯穿全篇,李福泽电动车上的喇叭不断播放宣传口号。细心的观众可能注意到了,影片结束时,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由男声变成了女声,暗示了电视台的记者舒凡与李福泽确立了恋爱关系,也暗示了有更多的人关注并加入到乡村振兴的事业中来。

影片结构构思巧妙,叙事节奏明快,张弛有致,线索交叉相连,前后呼应,主次分明。传统的闭环结构和大团圆结局,突出了影片的整体感,是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随着观众欣赏水平和要求的提高,主旋律电影也在不断发展成熟。《白头小书记》以贴近生活的人物、故事和精湛的电影叙事手法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们也共同期待更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品。

(作者为河北省影视家协会秘书长、河北省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